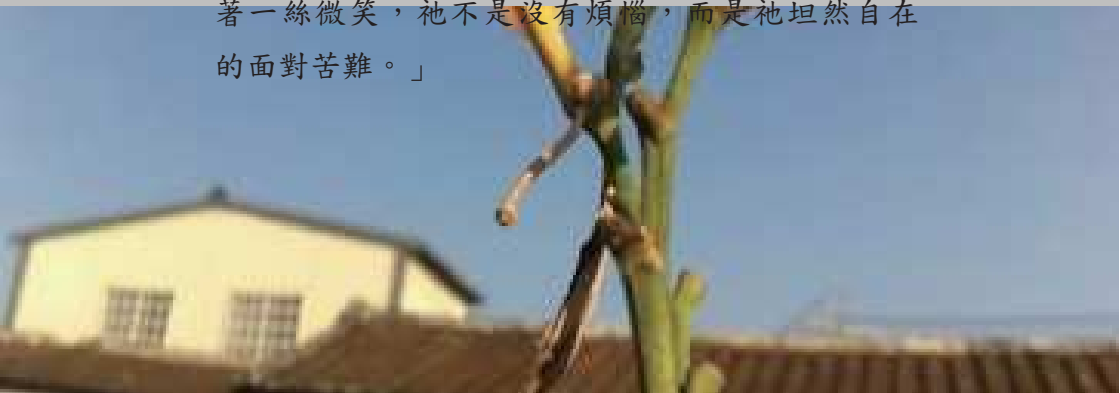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選擇微笑

作者：高雄分署 張雍制

遇到苦難的時候，應該如何自處？整天哀聲嘆氣、愁眉不展，苦難就會離去嗎？問題就會解決嗎？不僅無濟於事，反而讓自己陷入哀傷情緒，無法自拔；更會使家人一起同悲，坐困愁城。如果改以微笑的態度來面對，雖然不一定能解決問題，也不一定能重返光榮，但是自助天助，當心態改變時，行為也會改變，說不定就有契機，出現令人驚訝的逆轉勝。有謂：「菩薩臉上總是帶著一絲微笑，祂不是沒有煩惱，而是祂坦然自在的面對苦難。」



A公司擁有數十筆土地及廠房，積欠多年的房屋及地價稅高達1、2千萬。這些土地和房屋都被設定有抵押權，擔保的債務高達5、6千萬元以上，已經被法院假扣押了。而A公司的董事長也已經死亡，其他的董事，不是行蹤不明，就是怎麼通知都不來。

書記官到現場去查看這些不動產現在的使用狀況，發現廠房正被一家B工廠佔用中，在場的B工廠負責人阿明說是向A公司租用，每月租金6萬元。

我們立刻對B工廠核發扣押及收取租金命令。沒多久，B工廠回函表示會依照扣押命令按月準時將租金交給移送機關，還說之前因找不到A公司的負責人，有好幾個月的租金還沒給A公司，這些租金也會一併交給移送機關。我心想，難得有這麼誠實的第三人，這麼願意配合，這件案子就暫時先收取租金，再視情況如何拍賣不動產吧！

幾個星期後的某一天，桌上放著一份動產查封及辦理分期筆錄。猛一看，這個滯欠勞健保費的義務人，不就是之前A公司欠稅案中的第三人B工廠嗎？我不禁發愁，B工廠自己也積欠了勞健保費，都自身難保了，想必之前承諾繳納每月6萬元租金，應該也無疾而終了吧！

第一個月繳納租金的時間到了，B工廠果然遲遲未將租金交給移送機關。經過書記官打電話催討，過了二星期，阿明終於交了6萬元，但累欠的幾個月租金還是沒繳，阿明要求我們再給他一些時間。至於阿明自己工廠的勞健保費分期款也交了，不過也整整遲了二星期。

下個月他會再繳嗎？說實在的，我不是很樂觀。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，第二次繳納租金的時間又到了。果然，這次書記官收到很多的抱歉，但就是沒有收到繳款的收據。於是我請書記官打電話通知他到執行分署來。「他會來嗎？」我和書記官心中存著相同的疑問。

到了約定來執行分署的當天，書記官通知我：阿明來了！我在往詢問室的路上想著，他是不是口是心非？是不是故意不繳？但為什麼又要承認之前有租金未繳給A公司？要如何向他催討？一連串的問題搞得我差一點撞上角落的飲水機。

推開詢問室的大門，映入眼簾的阿明是個年約五、六十歲的中年人，雖然冷氣已經開了，但他仍拿著泛黃的手帕不停地拭汗，頻頻向點頭抱歉，而臉上則掛著一絲僵硬而有社交味道的微笑。

「請問，你工廠欠的這些租金及勞健保費要如何清償？」我直接問。

「執行官，我不是不還，是真的沒有錢；如果有錢，誰願意欠政府的錢。」這些話永遠都是義務人千篇一律的回答。

「那我必須拍賣前一陣子查封的車輛及機器了。」我略帶威脅告訴他。

「執行官，拜託啦，不要拍賣，賣了之後我就沒有辦法出貨，工廠一定要倒閉，工人也都會失業。我除了欠政府外，外面也欠了幾百萬，你看，這些都是法院的執行命令，我真的沒騙你，現在都拚不過大陸，但我想說還是儘量拚拚看。」我接過他遞來的文件，知道他說的是實話。

我冒然問了一個與案件無關的問題，同時示意書記官不要記錄。「你現在都睡得著嗎？吃得下嗎？」雖然這是很私人的問題，但我很想知道他有沒有因債務而憂鬱。他也知道我的意思，

「執行官，說不會因為債務而憂鬱是騙人的，但憂鬱又不能解決問題。每次我太太看到法院來的公文都一直哭，小孩子為了幫忙





家計，也綴學打工。為了債務，我每天奔波協調，即使拿到的是小訂單，我也會高興一整天。唉！不是我在吹牛，以前的訂單都是上百萬，上千萬的。不過，如果不是靠這些小訂單來支撐工廠的生計，恐怕我再怎麼樂觀，遲早也會倒下。」說完後，他還是保持著那僵僵的微笑。

這些話，聽多了，有真有假，即使是真的，也因為聽久麻木了，再也無動於衷。

「可是我看你都笑笑的，感覺好像沒那麼慘。」我試著拆穿他的謊言。

「執行官，那是我裝出來的。因為我聽人家說，保持微笑可以改變心情，週邊的人看到我的笑容，連帶他的心情也會被我影

響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回家都看到太太笑咪咪的，心情是不是也會放輕鬆呀？」他又補充說：「假笑笑久了，也會成真呀！」

這時，我想起我女兒曾對我說：「爸爸，你好像在家都不會笑，只有客人來家裡時，才會笑！」原來，我的笑容和耐心只對別人付出，卻沒有留給家人...

我趕緊拉回正題：「對不起，如果你沒辦法還的話，查封的車輛及機器，我還是要賣。另外還有一輛小貨車，現在在哪裡？」暗自心想他一定會有所抵抗。

「真的要賣喔？那一台車現在停在工廠。那... ..那最快什麼時候會賣？」出乎意料之外地，他並沒有抗拒，坦然的態度反而讓我覺得有一絲絲的罪惡感。

一個月後，查封的車輛及動產都順利賣出了，可是賣得金額杯水車薪，無助於清償欠費，案子還是無法終結。

一天，我上司法院的法拍網站蒐尋，看看有沒有義務人的不動產正被法院拍賣中。看著看著，A公司的名稱就映在眼前，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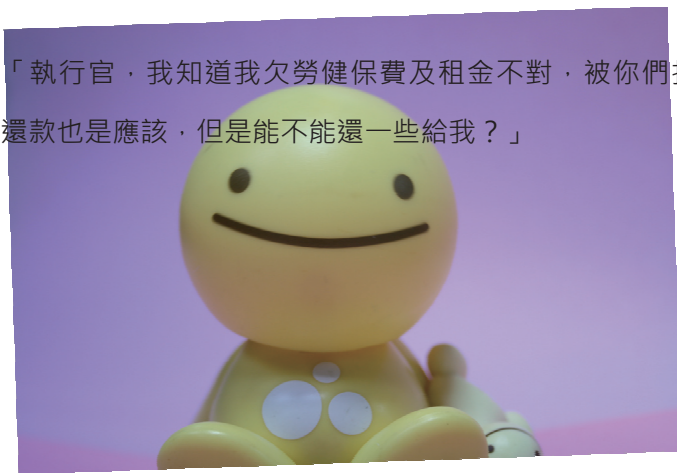


好了！可以發函給法院併案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B工廠自行搭建的未保存登建物，也被依民法第877條第2項規定併付拍賣，那我們就可以向法院發執行命令，扣押那筆應發還給B工廠的款項了！

「二個案件都有解了」！我鬆了一口氣。但是阿明會不會再來找我？他的工廠以後將怎麼辦？他僅剩的那一抹勉強的微笑，會不會被我徹底的擊垮？愈想愈煩惱。「算了，不要再想了」，我試著以「職責所在」來安慰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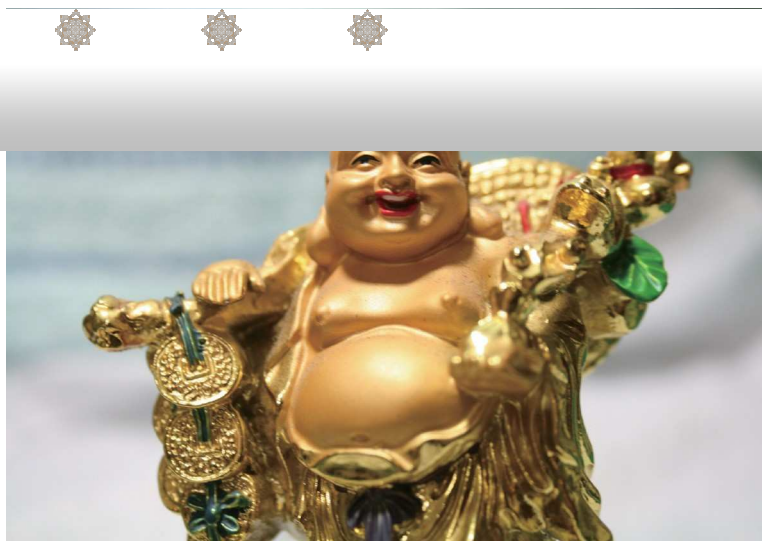
幾個星期後，地方法院函復會依扣押命令禁止B工廠領取併付拍賣的返還款項。隔天，阿明出現了，還是如第一次見面般，邊擦汗邊抱歉擔誤了繳款的時間。

「執行官，我知道我欠勞健保費及租金不對，被你們扣押拍賣返還款也是應該，但是能不能還一些給我？」



我知道貧在鬧市無人識的困境，也知道身在公門好修行，可是將扣押款還給他了，日後他不按分期繳納，該怎麼辦？如果同理心可以當成阻卻違法的事由的話，那誰會願意做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呢？無奈如能回他：「如果你可以提供確實的擔保，那我們會徵求移送機關的同意，准許你先還一部份就好，其餘的讓你分期直到繳清為止。但如果你沒有按期繳納，我們可以針對這個確實的擔保品執行。你可以提出定存單或有執行實益的不動產來當擔保，本人或第三人的都可以。」

「我要去那裡找擔保？人落魄的時候，誰都找不到..」他失望地說著。



我很同情的告訴他，並不是我們很強硬，無法溝通，而是要幫忙都有底限，超出這個底限就會有麻煩。雖然他連說著：「我懂！我懂」，但是我確信他不會懂得我的矛盾與掙扎，就如同我永遠無法體會他的痛苦與無助。他心中有怨，就算我態度再怎麼柔軟，解釋得再怎麼明白，他還是會認為這一刀，並不慈悲。

「那，你的工廠有怎麼打算？」我關心地問。

「和其他的債權人商量看看，也有朋友找我過去大陸幫他顧工廠、教技術，沒有路還是要找路走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我本來就是白手起家，就當做回到起點，至少我還有健康，家庭還算和睦，子女也算聽話。賺得多就過好一點，賺得少，也有少一點的生活方式。反正，活人的世界還有富貴、貧窮之分，但死後大家都一樣，很公平的，不會再有煩惱了... ..」。



「你... 是在暗示什麼？」我有些擔心。

他微笑的說，「執行官，不是那個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遇到了只能看開一點，我目前遇到的情形，或許是『因果』早就註定好了。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『因緣』，但是面對人生的終點，富人窮人都是一樣。我對我的事業早就覺悟了，關廠是早晚的事，只是想說盡力看看，做多少算多少。如果不是遇到這麼多的痛苦，我還不知道原來人生還有很多的功課要學習。」

他說話，簡直就是出自於宗教經典及勵志書籍，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」。不同的是，他以親身的經歷來說法，而且是身體力行，真實得令人感動。

「很抱歉，我真的沒有辦法幫忙，但我真心的祝福你及你的家人！」會談結束的時候，我為他祈福。

最後，A公司的欠稅案及B工廠的欠勞健保費案件，都因法院的拍賣而清償，二個案子都順利結案了。但是阿明那勉強的微笑仍不斷地浮現在我腦海中，我記得他的堅強，也佩服他的智慧，能在困境中選擇微笑。不知道他現在怎麼了，但是我衷心的祝福他。